

历史小故事丛书

虎头三绝

——画家顾恺之的故事

陈 绶 祥

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一年·郑州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河北、山东、河南三省协作编辑、出版的《历史小故事丛书》中一的种。

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南北朝时期，我国出了一个举世闻名的大画家顾恺之，他不仅“画山有灵，画人传神”，而且文才出众，他专心致力于艺术事业达到痴呆的程度，因而有“画绝、才绝、痴绝”的美称。该书运用故事形式，生动地再现了这位杰出画家的美好形象。

虎 头 三 绝

——画家顾恺之的故事

陈 绶 祥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3 25印张 50千字

1981年5月第1版 1981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10,000册

统一书号 R10105·88 定价0.24元

目 录

- 一 瓦官风波..... (1)
- 二 誉满京城..... (13)
- 三 慕名求聘..... (31)
- 四 痴黠各半..... (41)
- 五 江陵论画..... (49)
- 六 寄情山水..... (58)
- 七 妙笔传神..... (72)
- 八 艺无止尽..... (81)
- 九 “三绝”传今..... (92)

一 瓦官风波

距今一千六百多年前，正是东晋哀帝司马丕统治时期(公元362~365年)。当时的京城建康城(今江苏南京市)内，熙熙攘攘，好不热闹。大街两旁，卖米的，卖布的，卖盐的……，大声地吆喝着招揽顾客；打铁铺子里，炉火烧得正旺，铁锤叮当作响，只见那铺门口高高挂起一块大招牌，上写着“王记百炼钢”五个大字，看那铺子的门面和排场，少说也有百十个伙计。这时，有几个身穿异国服装的客商，看样子是从南洋来的，他们各自身背一个不大的包袱，在店门口看招牌。离他们不远的地方，有一个大约二十来岁的小伙子，个子不高，眉清目秀，白净的面孔，略微显得有点清瘦；他穿一身宽宽大大的衣服，周身打扮虽不十分豪华，倒也显得引人注目，一看就知道是一个读书人家的公子。奇怪的是，他一不带书僮家奴，二不跟马伕佣人，只是一个人站在街旁，出神地注视着那几个外国商人，有时还自言自语地说些什么，并用指头在宽大的衣襟上画来画去。

这时候，一个管家模样的人从铺门口走出来，朝着那几个外国商人打招呼道：“请问，诸位是从狮子国（今斯里兰卡）来的吧？我等了诸位好久了。货物想已随身带来，是珍珠？还是象牙？啊，还有香料，快请进吧！我们这里是当今王宰相家开设的店堂，买卖公平，老少无欺。诸位不是想挑几口‘百炼钢’的宝刀吗？我们这里也应有尽有，诸位快请进吧！”

说着，一使眼色，几个小伙计模样的人连请带拉，把几个商人拉进屋里去了。

站在不远的那个年轻人扫兴地摇了摇头，转过身来看街道上那些形形色色的行人。

突然，远处传来嘈杂声，分明是有人在那里扯开喉咙喊叫。年轻人朝喊声的方向望去，只见三五个衣着考究的僧人，正朝着这边走过来，街上的行人主动地给他们让出一条路，一些信佛的人还虔诚地低头念起佛来，那些做生意的买卖人好奇地张大嘴，看着那几个红光满面的和尚。为首的那个和尚边走边叫道：

“佛法无边，大慈大悲，今个儿皇恩钦赐的瓦官寺开门布施^①啦！慧力法师讲经说法啦！”

听他这样一喊，许多人便跟随着他们朝城西涌

①布施：佛教称以财物与人为布施。

去。

原来，早在一年多前，城里就知道了慧力法师要修瓦官寺的消息。慧力是当时有名的高僧，他传教来到京城时，看中了城西一块靠山临水的好地方。这地方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是吴国的皇宫所在地，后来渐渐成了一片废墟，从晋朝开始，这儿便成了陶工烧窑的工场，王宫中所用的那些青瓷器皿啦，瓷瓦啦，都是从这里烧制出来的。有一年，一个传教的老和尚不幸死在这里，窑工们还特地烧制了一副瓦棺材将他装殓(liàn练)了葬在此地。兴宁元年(公元363年)，慧力和尚向晋哀帝上书，请求在这块地方建造一座寺院，得到了皇帝的恩准，寺院就动了工。既然这个地方原是烧窑作瓦的，又曾经烧制过瓦棺材，一般人就把这个寺院叫瓦棺寺，后来也有些人认为“棺”字不吉利，干脆写成瓦官寺了。如今刚刚过了一年多，瓦官寺这么快就建好了，又听说要开门布施，谁都想去看看新鲜。那些做生意的人，一听说要讲经布法，心想少不了有庙会，这岂不是做买卖的好地方吗？便赶紧收拾起挑子跟着走。这下子，街上还有谁来买东西呢，干脆，开铺子的也关了店门，瞧热闹去了。不一会，通往城西门外瓦官寺的路上，就形成了一个浩浩荡荡的人流，那个年轻人也身不由己地被人拥挤着

往前走去。

随着人流出了西门，地势渐渐地开阔起来。突然，一个老人拉住年轻人宽大的衣袖，向他作了一揖(yī 医)说道：

“劳驾，请问公子，这么多的人，是往哪儿去呢？”

青年回过头一看，拉住他问话的是一个陌生老汉，一脸病容，三绺(liǔ 柳)长须，看样子有五十多岁光景，身边还带着个十来岁的孩子；听他说话的口音，不象是本地人，那风尘仆仆的样子，仿佛经过了长途跋涉，而他那文雅的举止，又象是一个知书达礼的有学问的人。青年人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，反而好奇地问道：

“老人家，看您的模样，不象是本地人吧？”

“不错，俺们是从北边逃过来的。”老人一面说着，一面叹息起来：“北边真乱啊，你砍我杀的，闹得老百姓实在没法子活下去，只好随大伙逃到南边来谋一条生路。想不到这儿竟是如此繁华太平，什么时候，咱们的官兵才能收复北方的土地，解救北方的老百姓啊！”

年轻人听着老汉的话，不觉又想起了南北方分裂的情形。当时，由于北方日益强大的羌族、鲜卑族、

氏(dī低)族以及匈奴族政权的割据，晋朝政权被迫南迁，南北分裂已有五十多年了。五十多年来，南方的生产渐渐地恢复和发展，出现了一些繁荣景象，可是北方由于各政权之间的战争，使得生产衰败，广大老百姓还处在落后野蛮的统治下，过着极端贫困、颠沛流离的生活。

想到这里，青年的热血沸腾起来，他扼住手腕，不觉长叹道：

“可惜祖逖(tì替)、郗(xī希)鉴这些北伐将领们都不在人间了，要不然，能跟着他们去收复北方，也比在南方读书、画画强得多！”

老人连声说：“对，对。”

青年人这才想起老人还在等着他回答呢，于是，他连忙把今天关于瓦官寺的事儿告诉了老人。然后，他转身朝一条通向瓦官寺的小路走去。

瓦官寺坐落在一座小山岗的后边，滚滚长江从寺前流过，沿江的宽阔地带伸展到秦淮河边上，十来个大小市场就排列在这里，人来人往，非常热闹；旁边清凉山上高筑的石头城，显得威严而险峻。

这会儿，瓦官寺前面的广场上已挤满了人。靠广场的西边，一字儿排开了十来辆华丽的马车，那是一些信佛的有钱人和一些名门望族中的官吏们赶来寺

里捐款、布施的。他们企图通过给佛捐一些钱财来表示他们敬佛的诚意。这些人正带着他们的家丁、僮仆比肩接踵地朝寺里走去，更多的人则在广场上闲转，间或也有人买些纸花、香烛，以备敬佛之用。

寺门敞开着，影壁上画满了各种佛经上的故事画。瓦官寺的住持慧力大和尚身披一件崭新的袈裟（jiāshā加沙，僧人的法衣），双手合十，忙着接待那些到寺里来鸣钟打鼓、捐钱布施的达官贵人们。慧力和尚已年过半百，身体还十分结实，他一面把施主们让进寺内休息，一面招呼管帐和尚将施主们的姓名、官职以及所捐的钱数记在化缘簿子上。

慧力和尚刚进寺内，从人群中走出了—个青年，这就是我们前边说过的那个小伙子，他信步登上了庙门前的台阶。管账和尚一看这人既不象来鸣钟打鼓，也不象是施主们的僮仆，也不好贸然拦阻和盘问，只好上前一步，把手中的化缘簿儿往年轻人跟前—递，笑嘻嘻地说：

“这位施主请了！”

青年人没有注意这一招，猛地愣住，站在台阶上了。恰巧这时从台阶前走上来几个衣着十分考究的公子哥儿，身后还跟了一帮子人。为首的那个公子高声地招呼愣在台阶上的那个年轻人说：

“哟，这不是顾老弟吗！今个儿什么风把你吹到这里来了？”

管账和尚一看，打招呼的公子是当朝王宰相的远房侄儿，赶忙施了一礼说：

“王公子，您先请！”

王公子没理会管账和尚，他仍然自顾自地对青年人说：

“顾老弟，你今天也是来寺里布施吗？哈哈！想修个来世吧；可是，这瓦官寺不比平常寺院，这是当今皇上恩准钦赐的，今天又是头一天开寺，要是钱少了，佛爷面前是拿不出去的罗？”王公子一面说着，一面又哈哈地笑起来。

管账和尚也笑着搭讪（shàn善）道：

“王公子，看您说的，还是您先请吧！”

说着便将手中的化缘簿子递了过去。

王公子不屑一顾地问：“这回谁捐的钱最多？”

“早上，谢大人布施了三万钱，国舅的侄孙少爷捐了五万；今个儿数刘大人捐得多，他给佛爷捐了八万钱呢！”

王公子一挥手，对手下人说：“八万钱那也算多吗！今天我高兴，这头注钱该是咱的。来啊，给我写上十万，我看谁能超过咱爷们！”他一面说，还一面得

意地瞅着被他称作顾老弟的那个年轻人。

青年人并不开口，只是微微笑了一笑。

王公子身后的一个人也半开玩笑地附和着说：“顾公子，今天可是不布施不让进庙门的啊，哈哈！”

众人笑着向寺内涌去。管账和尚一面念佛，一面将王公子的十万钱数写在化缘簿上。

青年人指着化缘簿儿说：“请问长老，这布施的钱，是今日就要取呢？还是改日再奉送？”

另一个老年的和尚连忙回答：“哪里哪里，若是带着，今日便给也可以；但今日都是大施主，十万八万的，那里带得这许多呢。不过是先注个数儿，缓个十天半月送来也无妨；就是没有工夫，说好了日子，我们替佛爷到府上去取，也是使得的。”

停了一会，他见青年人不回答，又接着说：

“您这位施主主要是先未想好，回头慢慢再注，佛爷也是不会见怪的。”

正说着，慧力长老又出来迎客；年轻人什么也没说，只是望着化缘簿子轻蔑地笑了笑，便随着众人来到了院中。

院中大殿画栋雕梁，衬着殿后那些高耸入云的古松，显得格外庄严；殿内几尊金碧辉煌的佛像，都是当

时的名工巧匠精心塑造的。

绕过正殿来到了后院，霎时间眼前香烟缭绕，耳畔钟鼓齐鸣，那是先来的施主们在击鼓撞钟，表示替佛爷服了役，又宣扬了佛寺的名声。

青年人打量着后殿，殿内尚未曾塑起佛像，当面对一片数丈高的白粉墙壁，光可照人。他灵机一动，心中顿时有了主张。于是，他便立住脚步，大声说道：

“长老，刚才各位施主都早已捐注，我今天也要在佛前尽力来略表敬意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许多施主们都停下脚步来。管账和尚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，连忙把化缘簿子递了过去，一面还送上一支蘸（zhān 沾）满了墨的毛笔。

只见那青年在众人的注目下接过化缘簿子和毛笔，刷刷几下，如瀑布，如疾风，已在簿儿上写下了自己的姓名和捐注的钱数。

管账和尚接过簿儿一看，啊！吓得把舌头伸了出来，好久都缩不回去。众人一见这种情形，也赶快凑过去看那簿子上写的什么。不看不要紧，一看都吓了一跳，原来，簿子上端端正正地写着：

顾恺之，捐钱一百万。

谢大人说：“这小伙子疯了吧，在佛前也说起谎来了。”



刘公子说：“得罪了佛爷，死后要下割舌地狱的，还是留神点儿好！”

有位老先生心想：“这小子八成是写错了吧！”于是揉了揉眼睛再看，那簿子上分明写着“捐钱一百万”。他便走到青年人面前，嗫嚅着说：“我说这位公子，你是捐注……”

青年人一拱手，响亮地说：“小生顾恺之，晋陵无锡人，今日在佛前略表敬意，在皇恩钦赐的瓦官寺内捐钱一百万。”

急得王公子上前一把拉住青年人说：“我说老弟，你平常总爱开玩笑，你也不看看，今天这是开玩笑的地方吗？你就是把你父亲的薪俸都凑上，怕也凑不出十万钱哩！”

顾恺之笑而不答。

慧力长老是个有心计的人，他细看这个青年，朴素中隐藏着灵巧，潇洒里包含着稳重，不象是一个信口开河的轻浮之辈。再一听这青年的自我介绍，仿佛在什么地方听过“顾恺之”这个名字。慧力长老细细一想，方才想起，原来他早听人说起过顾恺之是个从小就有奇才的青年，想不到今天在这里见到了他。于是，慧力长老靠后几步，站到了顾恺之的身旁。

顾恺之朝着慧力和尚略施一礼，小声说：

“长老请稍留步。”

慧力说：“顾施主，老僧也正要请教呢。”

说着，两个人撇开众人，步入厢房去了。

众人虽被留在客房里喝茶吃点心，但心里一直琢磨着刚才发生的事情。特别是王公子，他走过来走过去说：

“顾恺之和我同过学，他平常说话就嘻嘻哈哈的没个定数，今天的事，八成是开玩笑，不信咱们走着瞧吧！”

过了一会，顾恺之和慧力长老走了出来，慧力长老向顾恺之行了一个双手合十礼说：

“顾施主，老僧明日专候了。”

顾恺之微微一笑作为回答，然后与众人道了一声：“有事先告辞了。”便径自步出庙门，穿入人群中去了。

人们都不知道他们葫芦里装的什么药，只是好奇地猜想着。没有多久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这件事就被许多人知道了，仿佛顾恺之在瓦官寺掀起了一场风波，建康城里，都在打听起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人，顾恺之成了人们一时谈论的中心了。

二 誉满京城

自从顾恺之在瓦官寺注钱一百万的消息闹得满城风雨之后，人们就再也没有见到他。

一晃眼过了十天。王公子闲着没事，就打发家人将那天他注的十万钱送到瓦官寺去，他也催马出了西门，打算到寺里去谒（yè，拜见）佛。

来到寺中，恰巧慧力和尚有事外出了。王公子一面喝茶，一面悄悄地问道：

“那天的施主们都把钱送来了吗？”

管账和尚答道：“除了顾公子，其余的施主们都把钱送来了。”

王公子心里暗自高兴，便得意地笑了起来。

用过饭后，王公子又在寺内转了一圈，只是后院的门上，落了一把大锁，进去不得。一个僧人告诉王公子说，“那门是慧力长老亲自锁的，说是后殿佛像尚未塑好，谁也不让进去，钥匙都是长老自己带着哩！”

王公子无奈，只好在前殿烧了几柱香，就回去

了。

从寺里回到家中，王公子便差人去请顾恺之，想趁机奚落一下他开开心。谁知回来的人报告说，顾恺之一直没有回家，城里城外都没有，亲戚朋友也不知道他的去向。

王公子纳闷起来，他寻思：“恐怕是他说了大话拿不出钱来，又怕丢人现眼，溜到哪里躲起来了！”他还把这种猜测告诉了周围的人，这一下，大家可随声附和着胡猜起来。于是，顾恺之拿不出钱布施，只有逃走躲起来的言传，在建康城里象新闻一样地传了开来。

难到顾恺之真地逃走躲起来了么？大家一定想：“不会吧！”

当然不会啦！让我们回过头来再说说顾恺之的情形。

就是王公子给寺里送钱的那天，在那锁着的后院殿内，顾恺之一个人已经在那面高大的白粉墙面前偷偷忙了好些天了。

靠墙架着梯子、搁着案子和长凳，白壁上可以看出用柳木炭条勾出来的图案，那就是顾恺之这些天来精心绘制的。画面上画的是两个人：左边一个是一尊身披袈裟的佛爷，体态庄严，佛爷脚下跨一匹驯服的